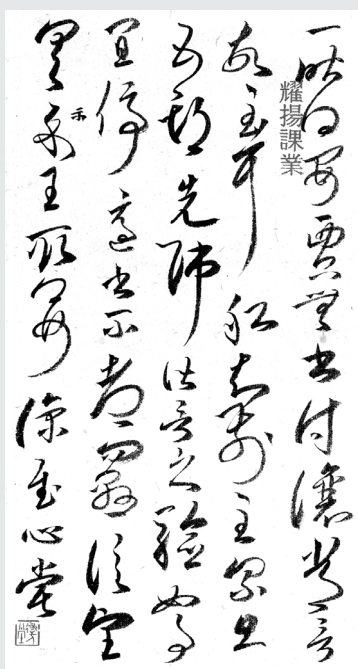


·温故知新——大家临帖·温故知新——大家临帖·温故知新——大家临帖·温故知新——大家临帖·温故知新——大家临帖·温故知新——大家临帖·



周慧珊临米芾《多景楼诗帖》



杨耀扬临《祭黄几道文》卷八王羲之之书

若成之付以百能起然驥德風騷雪騰入為御史以直自繩終然玉雪不汗青蠅步按百城不緩不拒姦民情史實畏靡憎帝亦知之因事屢稱謀之左右有問東坡祭黃幾道文即臨云辰二月耀揚

杨耀扬临苏轼《祭黄几道文》

临书手记

余于草书的学习，以流畅书写为努力追求，以为唯如此才能呈现意外的奇异多变。但草贵使转，更重方笔和折法，假若不知提按，不晓翻笔，也不明“顶锋”可以铺毫等笔法动作，则多生圈圈近于滑，乃至落于俗，若如此可能就是黄庭坚所说的“俗便不可医”了。余喜草书，于流畅中极力捕捉帖中笔法形成的方折，如一点之中的衄挫换锋，笔心换向时的顶锋铺毫，行笔中不时翻笔出现的方口、折角等等，这些都是我临帖时全心关注的地方。

余于草书的学习，以流畅书写为努力追求，以为唯如此才能呈现意外的奇异多变。但草贵使转，更重方笔和折法，假若不知提按，不晓翻笔，也不明“顶锋”可以铺毫等笔法动作，则多生圈圈近于滑，乃至落于俗，若如此可能就是黄庭坚所说的“俗便不可医”了。余喜草书，于流畅中极力捕捉帖中笔法形成的方折，如一点之中的衄挫换锋，笔心换向时的顶锋铺毫，行笔中不时翻笔出现的方口、折角等等，这些都是我临帖时全心关注的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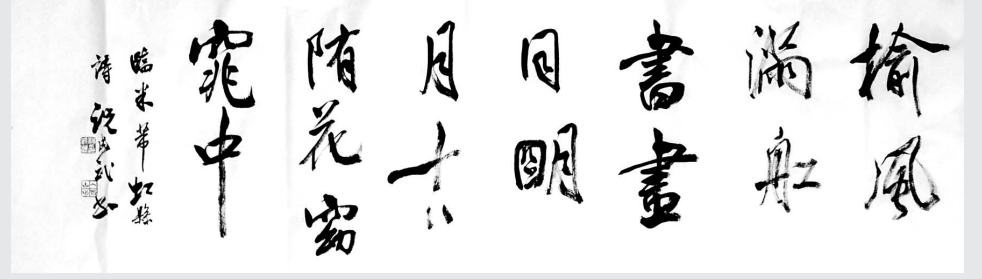
临摹是一种功课，几十年来我不断临摹，既是扎实自己的基础，又是在传统之中寻找古人创作灵感和轨迹。

临书手记

临摹必须像，摹必须准。做到精细、周到、准确，这是创作的前奏曲。临摹须按传统方法行之，每一步不可忽略与大意，某种程度上论是更严谨于创作。几十年来我的篆刻之路一直游走于临摹与创作之中，有苦有累更有乐，因为这是正道。



祝成武临米芾《虹县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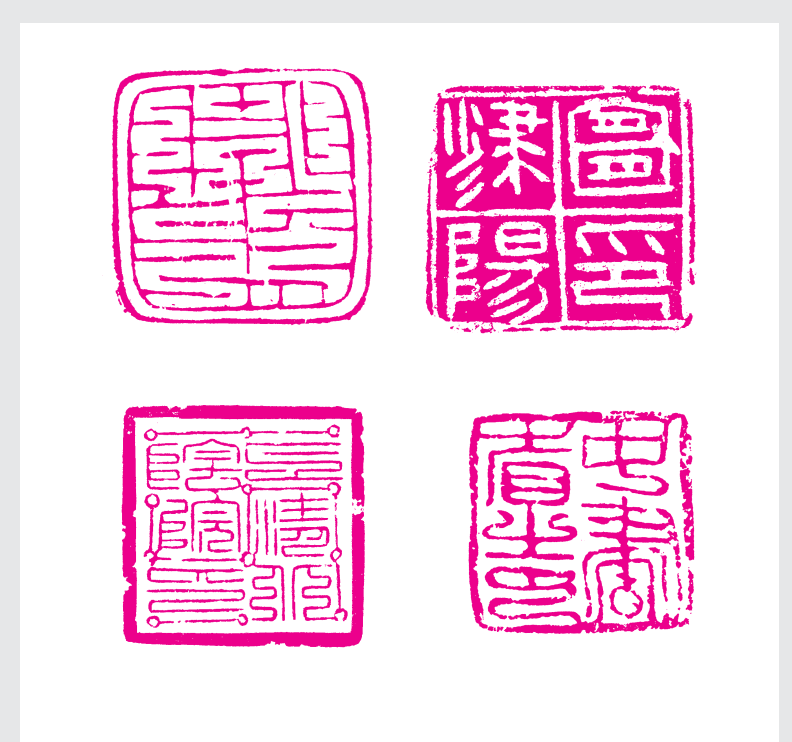
临书手记

米芾熟谙唐法，深得晋韵；为求高古，又攻汉隶、石鼓并上溯金文。其书学之道穷根溯源，可谓极则。在把前人琢磨透的前提下，纵横挥洒，“刷”出自我，这才是米芾的可贵之处。

米芾熟谙唐法，深得晋韵；为求高古，又攻汉隶、石鼓并上溯金文。其书学之道穷根溯源，可谓极则。在把前人琢磨透的前提下，纵横挥洒，“刷”出自我，这才是米芾的可贵之处。

征稿启事

“温故知新”——临帖专版欢迎广大会员踊跃投稿，请将实临或意临作品电子版照片及临书手记，或相关的理论文章发送至 shuxiegonzuo@163.com，注明“温故知新”栏目组收，我们将择期刊载。（临摹作品须以古代经典法帖为范本）



临书手记

印宗秦汉，是印家必修之科目。此秦官印因界格的作用，单取视之，印文在各自的空间“跳跃”，自由灵动，整体观测，谨严而不失活泼，整饬而不失率真，在临习中更多的是注重的是线条干练、劲挺，展露一种天真、稚拙、峻利之态。

印宗秦汉，是印家必修之科目。此秦官印因界格的作用，单取视之，印文在各自的空间“跳跃”，自由灵动，整体观测，谨严而不失活泼，整饬而不失率真，在临习中更多的是注重的是线条干练、劲挺，展露一种天真、稚拙、峻利之态。

随着印章(官私印)在汉代社会生活中广泛使用。从而推动了汉代印章艺术的高度发展，奠定了汉印在中国印章艺术的地位。汉印的文字书体风格多变，其中就有鸟虫书体。这类书体以小篆为基本结构方式，对笔画改造为鸟虫形或者加以鸟形、虫形等，具有丰富的形象性和强烈的装饰性，多见于私印和玉印中。

“张应”一印为其中的经典，笔画灵动轻盈、线条粗细有序，转折有度，显的华丽妍美，古意盎然。从印面可以看出汉代精湛的琢治工艺。在临刻此印前必须对鸟虫文字书体有所了解，用刀时要掌握轻重、流畅，转折自如，特别要注意笔势与纹饰的有机结合，才能显现它的美感和动感。



碑帖鉴定撩谈 (二)

仲威

碑帖鉴定除了考量碑帖传本的稀缺性之外，另一更重要的工作就是要推断出碑帖拓制的大致年代。为何说是“大致年代”而不是“精确定年”呢？这个问题其实就牵涉到碑帖鉴定的方法与手段。目前之碑帖鉴定还不能依靠高科技手段来测定其拓制的时间，只能依靠目测检验，以主观经验推断为主，这就是无法精确定年的最根本原因。再者，碑帖鉴定又是建立在“考据点鉴定”与“纸墨鉴定”基础上，但这两大基础其实都不是坚如磐石，而是脆若薄冰。

因此就不能苛求前人要做到科学的、详尽的排序细分系统。由于前人当时就未能科学细分，待到数十年、上百年之后，旧时的许多碑帖样本又遭失传，后人便更无条件来完成此项“无法完成的任务”了。但是，正因为前人总结的“考据点”是有限的，才使得今天乃至今后的碑帖鉴定魅力无穷和引人入胜，避免了碑帖鉴定从“学术”沦为“技术”。碑帖鉴定绝不是“机械化”地依据“考据点”来对号入座，更需要后来的鉴定者运用自身的想象、推理和判断，它是客观、科学与主观、艺术的糅合，鉴定者的想象和推理恰恰能弥补“考据点”不足所留下的空缺。

其故，即所答非所问，作玄而又玄状，予只能自叹不如，心存敬仰。鉴碑多年以后，笔者凡遇碑帖门外汉的无理追问时，亦常常以“但看纸墨耳”搪塞之，省去不少闲话。“纸墨断代”从理论上讲完全可行，因为“纸墨”是拓片的拓制时代的唯一遗留物，真有“舍此其谁”之慨。但以纸墨鉴碑者，往往真鉴者少，作秀者多。对待纸墨问题，笔者的观点是，“肉眼纸墨断代法”是“陷阱”的概率远大于是“捷径”的概率。

为一个独立单位来看，其中又包含许多“墨气”样式，其他明拓、清拓、民国拓等单元也有无数“墨气”样式。期间的差异，打个比方，与历代“书风”倒有几分相似，好比宋人的字和明人的字，明人的字与清人的字存有时代的差别，同时明代的文徵明的字又与董其昌的字与王铎的字存有个人风格的差别，其间的道理是相通的，但“拓风”的差异却远不及“书风”那样明显，因为历代“书风”变化是在人为求变、求新的推动下促成的，而拓工的“拓风”却没有这一求变的原动力，相反守成传承的力量却十分强大，由此可见，分辨“墨气”和“拓风”难度可想而知。

本，即便其中存在细微的观感差异亦无法言表。抑或是笔者眼力不够，不能透过现象看到本质，于是笔者收集了宋元拓本的印刷出版的制版电脑数据资料，即在同一色温、光照条件下，对不同宋元拓本进行数码拍摄，从电脑里提取宋元拓本的各种颜色原始数据进行分析，结果同样一无所获。因为“墨气”不是一个单一问题，它是结合墨汁原料、拓工手法、拓包材质、拓纸纹理、拓色泽的综合产物，期间的组合变化可谓千变万化，难以掌控。明清拓本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拓制手法、墨色选用更是被承袭与复古的风气所左右。此外，明清时期同一地点的碑刻大多是家族式生产，拓制手法(用纸用墨等)父子相承，即便有变化亦无法区分年代。